

# 姚庄“时光隧道”

□马浩

姚庄,这一苏北的小乡村,名不见经传。不过,有条银杏夹道的“时光隧道”,长廊般嵌在村西,这条随着四季更替而变换着不同色彩的长廊,似乎在无意间,泄露了姚庄非凡的密码,让姚庄,即便是不加带邳州铁富镇的大前提,也能成为唯一。

家乡姚庄,我太过熟悉,以至于熟悉的地方无风景。网上疯传着姚庄银杏夹道的“时光隧道”的图片,隔着电脑屏幕,我似乎突然发现,她宛如在水一方的佳人,离我如此之近,又如此邈远。于是,我不由得回头由远及近,细细地打量她。

深秋初冬,银杏叶披着金黄的色彩,有着动人心魄的劲媚。从310国道向南遥遥一望,一条长长的村路,被金黄高大的银杏树枝穹窿遮蔽,像一扇半圆状着色明黄的巨窗,立在大地上。目光收回近前,黧黑的枝干,叶片橙黄,风来叶摇,似乎在逗弄着游人,不时有落叶,三三两两轻轻落地。有时,会落到你的鞋上、衣上、发上,此时,来一张特写,就是一道深秋小令。

冬深时,金黄的银杏叶都飘落净了,只剩下苍苍的枝丫,相互交错着。冬阳下,“时光隧道”如一条白线,瘦硬骨感,一眼望过去苍茫孤寂。脚步踏上“时光隧道”,银杏的枝丫影印在道路上,光影斑驳,心底顿生暖意。道旁的

杂草野花,还没有完全枯死,光影打在墨绿的草叶上,草叶似乎柔软了许多。有时候,还能在赭黄的草丛中,发现缓慢爬动的越冬蚂蚱,野菊花依旧金黄着,似乎在暗示着冬可爱的一侧。

春天,银杏树吐芽了,极目远眺,银杏夹道的“时光隧道”晕染了一条淡绿色的云雾,仿佛是一条流动的春水。随着一天天的春深,银杏叶一天天地放大,到了盛夏,“时光隧道”便成了一条碧色的长廊,常有鸡鸭来道路上觅食,土狗在浓阴下追逐撒欢……夏日午时,乡村沉静得听得到玉米拔节的声响,“时光隧道”静谧异常,独自漫步在银杏路上,人似乎沉浸在远古的光阴里。

这条银杏夹道的“时光隧道”,乡人俗称银杏路,原不过是一条乡间的蜿蜒小径,农人赶集所抄行的近道。伴随小路的是一条细长的小河——十里长沟,长沟显然没有十里远,不过,这却体现了村人有着诗人般的气质。十里长沟引的是武河之水,引水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曲水流觞,为的是早改水。那时,小路上原先疯长着高低不一的杂树,后来有一天,杂树被砍伐光了,全部栽植了清一色的银杏树。没有人会想到,二十余载之后,这里成就了一条迷人的“时光隧道”。

有时,我想,若疏浚十里长沟接通武河,从“时光隧道”乘小舟入武河,武河两岸亦是一望无际的银杏树,那岂不是一条水上“时光隧道”。

## 母亲的扬州

□张正

趁着休息,带父亲母亲去扬州逛逛。

扬州古运河畔,至少有三处留给母亲深刻记忆。一处是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旁的吴道台府,当年“九十九间半”是市人医附属用房,我外公是市人医儿内科“谦”字门中医,和我外婆在吴道台府生活了大半辈子。吴道台府里自然有我的母亲、也有我的童年记忆。

外婆姓茅。外婆的父兄家,也就是我母亲的外公外婆家,住东圈门58号。母亲的外婆姓虞,小时候我们叫她老祖。母亲对她的外公外婆家也是有许多记忆的。我却只有一点点不光彩的记忆。是冬天,我把便便弄在棉裤壳上了,母亲坐在古色古香的廊檐下,面临高高的花岗岩台阶,对着阳光,把我仰脸抱在怀里,在荸荠色木盆里为我刷洗棉裤壳和屁屁。这是多小的记忆呵?两岁,还是三岁?

东圈门58号,那是茅家。老祖的娘家,虞家,住彩衣街,开药铺。母亲有记忆,我什么印象都没有。

在运河边泊好车,我们从东关街门楼进去。年轻的时候,父亲也是来过无数次扬州的,现在,他步履蹒跚,老态龙钟,小脑已出现萎缩症状。我们故意逗他:还认识你丈母娘家么?父亲一脸茫然:哪认识!一处不像了!母亲小父亲几岁,记忆好许多,她说,过了东关街,就是彩衣街,就是我外婆的娘家了。我们问她是否还记得那个地方。母亲看看左右,说认不出了,但她还记得那个地方靠近蒋家桥,离这座小石桥不远,隔壁人

家是“德昌隆”,是个卖杂货的;对面是个饺面馆,老祖带她进去过许多次。

世间还真有这么神奇的事,在彩衣街西头,坐南朝北,我们真的发现一座六开间的半木结构的二层小楼房,小楼西边的两间,门头上果然高悬着“德昌隆”的招牌,黑底金字,虽然店面开的是“诚记鱼蛋仔”,母亲还是一眼认出,东边两间是她外婆的娘家!

从彩衣街回头去东圈门,从西往东走,差不多进去没几步,母亲就发现了左侧“东圈门58”号。“还是老样子!”母亲惊喜地说。门楣的一侧,依然是这个门牌号,白字蓝底。我们拦也拦不住,母亲带着老父亲往里面闯,她很快找到茅家居住的房子。一间屋里,躺着一个男性老人,母亲上前站在门口,和他拉呱,对方居然还记得茅小明(音,母亲外公)的名字,以及茅家的几个兄弟。再问其他人,老人记不清了。

“德昌隆”匾额下,“东圈门58”号门楣下,我都给老父亲和老母亲留了影。母亲说,这辈子,也许不会来看第二次了。我告诉她,文昌西路已通到仪征家门口,随时想来就来。母亲幽幽地说,小时候从仪征刘集步行上扬州,早上出门,过盘古,到杨庙,再到七里甸,感觉就到外公外婆家了。市人医建院之初,外公黄少谦受师傅郑汝谦引荐,从仪征刘集进市人医工作,后来举家迁到扬州。外公出身于中医世家,是个讲究生活品位的旧式知识分子,母亲至今记得他的叮嘱:买酱菜要到“四美”,买雪花膏要到“谢馥春”,磨剪刀要到“得胜桥”,买茶叶要到“刘仁和”……



木刻《握手吧》【德】威廉·鲁道夫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### 求职记

□俞芳

已经没有理由再宅下去了,因为儿子已上了大学,不需要我再照顾生活了。我得有自己的工作、自己的生活。我在先生面前拍着胸脯说,我要去找工作了,我要给儿子挣生活费,我要自己养活自己!豪言一出,先生举手赞成。

翻箱倒柜,找了件压箱底的羊绒大衣,简单地给自己化了淡妆。我决定躬行实践,先到地下商业街去转转。那是这座城市目前最繁华的一条街了,也是最繁华的服装市场,据说有很多门面都在招人。东瞧瞧,西瞅瞅,终于看到一家时装店门口放着一张“诚聘”的牌子。看了一下内容,再对照一下自己,窃以为基本上符合条件。推门进去,小心翼翼地来到老板面前:“老板,请问您这里招聘吗?”老板上下打量我一番,问:“你多大了?”我如实回答:“对不起,不是我这里

招人,是别的店要人。”老板二话没说就婉言回绝了,末了,还来了一句:“姐,你去别处看看吧。”

怎能就这样轻易被打垮呢,继续!不知怎么就来到了书店门口,门上几个醒目的大字:“本店招营业员”。趁老板不忙,我走到跟前,胆怯怯地:“请问,您这里需要人吗?”老板同样打量我一番,说:“是的。”“您看我行不?”我连忙问。“我们需要年轻的,记忆力强的。你看,我的书种类那么多,要是问有没有的话,你都要能马上答上来,你行吗?”我不知道老板是在吓唬我,还是有意拒绝我。刚刚还憧憬的美好愿望,转眼间就成为泡沫。

回到家,我把找工作的经过向先生道来,先生安慰我说:“别急,慢慢来,机会会有,工作会找到的。”晚上,我躺在床上思来想去,总算弄明白一句话:书到用时方恨少,事非经过不知难。

### 吃醋

□朱玉祥

单位同事李大姐的儿子结婚了,我们大家都为她高兴。昨天办完婚礼,她一到单位,就有一批“家有儿子”的粉丝围着她转,问她操办婚礼的具体感受。谁知她一开口就向粉丝大倒苦水,说:“养儿子有什么用啊?花了那么多的钱办了婚礼,可儿子在婚礼上的表现实在让我这个当妈的心情不爽!”

大家感到奇怪,儿子结婚是件多开心的事啊!李大姐怎么郁闷起来了呢?

李大姐说,你们还知道啊,儿子在婚礼上竟然给他新娘跪下,一跪就跪老长时

### 微观

○○○

#### 冬的天

王蒂

南京凉。雾水般地泼。裹紧了领子,袖子松了,照样冷到胸脯。三两个人散散地等公交,都跺脚。不在意地上的水,鞋底圈圈儿地砸出来水。人成了大雨滴。老人家说:“这样冷。”老人家又说:“冷这样。”风里头吃了些阳光,饱一样不去舔人身上的温度。风弱了些,又觉出了水。水在冬天都不呆在池子里,学人一样散步取暖。空气里头都是躺着的水,遇见谁住在谁这里。

到了夜晚时候,一切都看不分晓。只有整片整片的冷,一大块一大块连在一起。冷太胖,挤不进巷子。走到巷子里伸出来脖子,试探性地放松被缕缕的小冷逮到。啊啊啊啊,脖子又退了回去。

睡到床上,想一天的事儿。放松地睁着眼,全身不敢使劲。身形固定在条筒的被子里,作立正姿态。被窝只适合探索可知,未知的角落都蹲着憨笑的冷。等到天亮了,你告诉自己今天又是一个冬天。

#### 悬铃木

路来森

悬铃木,这名字真好。树上挂满了风铃,风一来,风铃就响了。一树风铃声,满院风铃声,满园风铃声,满大街都是风铃声。顺着“铃声”望去,悬铃木正在落叶。悬铃木的叶,很大,很密,落的时候得有气势。风静时,一片一片地落着,从从容容,好似那种凋落只是一次风景的旅行。风大了,悬铃木的叶就漫天飞舞,哗啦啦地落下。密集、凌乱、喧闹、搅动,是群蝶乱舞,扑刺刺地,很快就铺满了一地。乱到极处,就是一种磅礴的气势。

只剩下“风铃铛”的悬铃木,疏朗了,干净了;静静地听着,“铃声”却仿佛更响了。人们习惯于叫它法国梧桐,据说,是一位法国人一百年前带到中国的,于是就叫“法国梧桐”了。多么俗气。

“风铃铛”长满了刺,像一颗颗毛栗子。所以,又叫悬铃木“毛栗子树”。毛栗子树,也好听,我闻到了栗子香。

#### 男人照镜

赵砾

我喜欢照镜子。早晚刷牙洗脸等但凡要在卫生间完成的事,我一定会自觉不自觉地看看镜子里的自己,临出门前还要在镜子前看看自己穿的衣服是否得体。一个大男人这样是不是太自恋了?并不。

人既然生活在社会里,就要面对其他人,你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人家心情的好坏。相由心生,一个人外在的气度往往是内心世界的投射。一个人在内心充盈、满足的情况下,脸上的神态通常是饱满、从容、和善的。反之,当一个人内心充满了焦虑、不安,甚至是愤怒时,他脸上的表情也是紧张、幽怨、可怕的。我照镜子就是警惕自己变成一种阴郁、古怪,难以接近的一种形象。时不时得提醒自己,该让阳光射进你的胸膛,让温暖洋溢在脸上,做不到温暖他人,至少也要温暖自己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  
xinfukan@126.com